

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

中国电影剧本选集(十三)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21.625 插页: 2

字数: 520000 印数: 2500

1988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61·554/ISBN 7-106-00093-2/I·0020

定价: (平)5.10元

目 次

- 山菊花..... 原著：冯德英
改编：李平分 陈 鹰
林杭生 邢吉田
卢 伟 (1)
- 骆驼祥子..... 原著：老 舍 改编：凌子风(71)
- 城南旧事..... 原著：林海音 改编：伊 明(145)
- 人到中年..... 谌 容(203)
- 廖仲恺..... 鲁彦周(269)
- 不该发生的故事..... 万 捷 乔 迈(367)
- 阴转多云..... 史 超 李平分(441)
- 乡音..... 王一民(511)
- 脚步..... 袁学强(573)
- 道是无情胜有情..... 原著：朱苏进 改编：陆柱国(639)

山 菊 花

(根据冯德英同名小说<上集>改编)

李平分 陈 鹰 林杭生
邢吉田 卢 伟

(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本剧本于
1982年3月摄制成影片)

一束金黄色的山菊花在秋风中开放。单调的唢呐声隐隐传来。

巍峨多姿的昆嵛山，峰巅迤逦，镜头顺着山势摇，唢呐声渐强。山坡上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各色树叶，随风摇曳。初秋的山嵛山，风景如画，秀丽宜人。

山口处，一支由几个吹鼓手、一头驴和一乘花轿组成的小小迎亲队伍，沿着羊肠小道，逶迤走来。

吹鼓手吹吹打打走过去，随之出现的是一头大叫驴。骑在驴上的人过高，我们没能看见他的脸。只见他身穿蓝色长袍，裤脚扎着腿带，上插一双红筷子。脚穿白色粗线袜子，还有一双新的福字履鞋。

抬轿子的金牙三子等人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腰里别着手巾和旱烟袋。金牙三子边走边向后面打着招呼：“左面大甩，两脚高抬。”

花轿的轿帘随着轿子的起伏微微颤动。

轿里坐着我们的主人公——桃子。她身穿红袄绿裤，头顶红盖头。盖头的四角缀着制钱。我们看不见她的脸，顶多看到个下颏。

桃子充满甜蜜感的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俺从小就在这条山道上剜野菜，走来走去，脚都走大了，没想到今儿让人家抬着走。”

山路上片片落叶，随着徐徐行进的迎亲队伍簌簌作响，和唢呐声、驴蹄声、轿子的吱呀声，交织在一起。

桃子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七岁上，妈给俺定了这门亲，今年俺都十

九了，还不知道女婿长的么样呢！是高个，矮个？光脸，麻脸？是胖的还是瘦的……”

桃子情不自禁地撩起盖头一角，借轿侧的小窗向外望去。由于盖头遮着，我们还是看不见她的面庞。

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，骑在驴背上，头戴红顶瓜皮帽，身披红绸，头也不回地走着。

桃子放下盖头，叹了口气(画外音)：“唉！管他么样呐，反正从今儿起，这辈子，他就是俺的男人，俺就是他的媳妇啦！”

迎亲队伍经过龙潭口。

山川壮丽，瀑布飞腾。

桃子心声(画外音)：“俺不盼这，不盼那，只盼女婿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，跟着他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”

迎亲队伍从河边走过。

二

一群孩子嚷着跳着奔到村口看热闹。

路边上挤满了男女老少，吵吵嚷嚷，比比画画。村头有一棵青森森的大赤松树，戳天样高，因此，这个村子叫“赤松坡”。树上挂了一大串鞭炮，“噼啪”震响。

迎亲队伍穿人群而过。

轿子停在于震海家的破门楼前。充当领客的大婶大嫂，掀起轿帘，把一盘花生、大枣、栗子捧到桃子面前，有腔有调地唱着：“新娘子，吃个大枣吃个栗子吧，吃了它早立子！”“吃个花生吧，一男一女的花着生！”

贺喜的人们，一阵哄笑。

门槛上铺着席子，上面压一马鞍，鞍子上摆着两串用红线穿起来的制钱，新娘子在领客的陪伴下，来到门前。领客又唱道：“高抬脚，迈大步，平平安安一辈子！”

桃子抬脚骑过马鞍子。

院子里有一棵过房高的赤松树，树下摆一方桌，披着桌围。桌上有香炉、蜡台、酒菜等供品。新郎新娘并肩站在桌前，被贺喜的人团团围住。

于震海还是紧绷着脸。

桃子微微低着头。她顺着盖头的下沿，看见了震海那双穿福字履鞋的脚。

桃子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是他！这双鞋是妈叫俺给他做的，做的时候妈就说，要往大里做，这双脚可真大呀！”

担任司仪的银须老汉江鸣雁，拖腔拉调地喊：“拜天地，跪！”

三

五六个酒盅，高高举起。

下肢残废、靠两膝走动的于世章和江鸣雁等人围着炕桌喝喜酒。

江鸣雁一饮而尽，豪爽地：“痛快！世章兄弟，震海有了桃子闺女，你这一家光棍儿的日子算熬到头啦！”

于世章感情激动，跪在炕上放声地：“孔秀才家，想叫咱败落，叫咱断子绝孙，我于世章偏要兴旺！”他向大家敬酒。饮毕又对江鸣雁说：“老哥，这满席的人，没有一个和我有血缘的，可远的近的都来了，里里外外地给我张罗着，这吃的用的全靠大伙帮忙，真比亲戚还亲哪！”

江鸣雁：“这世道，亲戚值几个钱！穷不帮穷，还有个活路吗？”

年轻人们从窗外伸进头听着。金牙三子插话：“咱们就是要火红火红，让他孔秀才睁开眼好好瞧瞧！”

于世章眼里闪着泪花：“说的是！穷把咱连在一块啦！穷叫咱闹了一房好媳妇。”说着大笑起来。

屋里屋外气氛极为热烈。

于世章：“震海，来敬酒。”

于震海面无喜色，抱着酒坛子来到炕边，将一个大沙碗递给江鸣雁：“师父，用它过瘾。”他给大家斟酒。

于世章：“人家张老三把最好的闺女给了你，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”

于震海也不回话，斟完酒，走了出去。

四

席棚下。临时架起的锅灶左近。切肉的、炒菜的、抻面的、端盘子的，一片忙碌。

于震兴坐在灶前拉风箱。

于震海走近，将一碗酒递给震兴：“哥！”

于震兴看看弟弟，眼里饱含着深情，一扬脖子将酒喝干。顺手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，递给震海，怯生生地：“兄弟，给你。”

于震海打开纸包，里面是一条红缎子被面：“哥，你……”

于震兴老实巴交地：“这是东家叫俺捎给你的。”

于震海顿时生气地：“小白菜！”将被面塞回震兴手中，“戏子！”说罢转身走了。

于震兴又把被面揣回怀里，嘟嘟囔囔地：“俺说不捎吧！”又坐下拉风箱。

五

洞房里，墙上贴着大红双喜字，窗上贴着剪纸红鸳鸯，喜气洋洋。

一屋子妇女，嗑着瓜子，吃着花生，围着端坐在炕上的桃子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：

“哎呀！快揭开盖头，让俺们瞧瞧长的么样……”

“错不了，桃花沟的闺女，都是在花影里长大的，细皮嫩肉！”

“这闺女针线也差不了，看那衣裳多合身呀！”

“兴许是她妈的手艺。”

“有妈就有女嘛！瞧，手挺大，象会干营生的。”

“哟，那脚也不小啊！”

妇女们的议论，弄得桃子心情惶悚，红盖头随着急促的呼吸而颤动。

“揭盖头啦，新郎揭盖头啦！”随着喊声，几个姑娘把震海推进洞房。

桃子的心一阵慌乱。她看到在很多双女人的脚中，出现了那双穿福字履鞋的大脚，一步一步向她靠近。

桃子紧张地屏住呼吸，悄悄地往后挪着身子。

姑娘们瞪大眼睛，等待着这盼望已久的一刻。

一只大手伸向红盖头。姑娘们喊：“两只手！”

大手又缩了回去。

桃子深深地喘了口气。

于震海的两只大手，一起伸向红盖头，捏住了盖头边缘。

正值此时，从村外传来“啪啪”两声枪响，紧接着，屋里是一片混乱。

桃子看到无数双脚跑来跑去。跟随而来的是物件的翻倒声，杯盘撞击声。桃子眼前那双穿福字履鞋的大脚，也倏地不见了。

于震海和妇女们跑到外屋，于世章喊道：“震海！”

桃子心慌意乱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再也坐不住了，一把将盖头扯下，扔到身边柜子上，她猛一回头。这时，我们才看见她的面孔——方圆脸红扑扑的，大眼睛黑亮亮的，脑后挽着长方形发髻，上插一朵金黄色的山菊花。

她急忙下炕，两腿有些麻木，略停了停，就向门口奔去。外屋传来说话声，她停住了脚步。

外屋。于世章对震海：“回去，护着你媳妇。”于震海面露难色。于世章严厉地：“回去！”话音刚落，大儿子震兴将他背走。外屋门被关上。

桃子急忙坐回原处。

于震海在外屋急得火烧火燎，团团打转。

突然，有人敲外屋窗子。

桃子刚蒙上盖头，听到敲窗声，又急忙掀开，跑到门口，撩开门帘窥视。看见窗外一人，拉着震海钻出窗去。

桃子跑到窗前，向外张望。于震海和那个人，已经跑远了。

桃子回身拉开外屋门，扶门望去。破旧的院子一片狼藉。

桃子呆呆地眺望远方。

远处的昆崙山层峦叠嶂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隐隐传来闷雷声。

桃子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无精打采地走回洞房，点亮油灯，坐在炕沿上，望着这空洞洞的屋子。

洞房里满地瓜子皮、花生皮，到处是被撞翻的物件。墙上的双喜字，有一半耷拉了下来，随风忽闪着。

桃子的眼睛湿润了，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过门的头一天，两个人连相貌都没看见，他就把俺扔在这空屋子里，他心里就没有俺。黑夜跳窗户，去干么背人的事哪？妈呀，你闺女的命好苦啊！”泪水夺眶而出，顺手拿起盖头，擦着眼泪。她越想越伤心，一头扑在柜子上，大哭起来。

雷雨交加，一阵风吹来，将油灯扑灭。

电光闪闪……

桃子仍伏在柜子上抽泣。突然传来敲窗声，桃子吃惊地抬头抓起一把扫炕笤帚，警惕地：“谁？”

窗外：“我，震海。”

桃子凑近后窗，从窗缝向外窥视，借着一道闪电的亮光，看到一双大脚，穿着那双福字履鞋，不过，那鞋已经沾满了泥水。

桃子拉开窗栓，推开窗子，震海敏捷地跳了进来。桃子赶忙拿洋火点灯。

于震海：“别点灯，小心有亮！”

桃子不解地望着震海。

于震海：“不早了，睡吧！”说着脱衣上炕，躺下就睡。

桃子赌气地坐在炕沿上，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好啊，连看俺一眼都不看，真狠心哪！”可当她看到湿鞋湿衣裳时，就悄悄地把它们拿到外屋，将鞋子烤在灶火旁，将衣服晾起来。这时，炕上传来鼾声。桃子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不行，俺得看看他到底是么样，要不天明出了事，还认不出他哪！”

桃子轻手轻脚，回到炕边，见震海光着上身，头朝里呼呼酣睡。桃子给他盖上被子，借着闪电光，对着震海的脸，仔细观看。

于震海正好翻身，脸由侧转正。大脑袋、大鼻子、大眼睛、大嘴巴，一副朴实憨厚的农民样。

桃子得到了很大的宽慰，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嗯，看样子，是个厚道人，不象是干坏事的。”她就势一倒，躺在双人的长枕头上。桃子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凭俺这两只手，会叫他喜欢这个家……”

桃子颇为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

六

锦鸡高唱，东方破晓。

于世章家的院子，完全变了样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扫帚、水桶，摆在墙边。门旁堆放着石匠的半成品——石碑、磨盘等。赤松树披上了新绿，迎春花争先开放。春天到了。

于世章坐在松树下的石条上喂鸡，看着争抢食物的鸡群，乐得难以合嘴。

于震海在门旁鏊磨，脸上仍是阴沉沉的。桃子穿着新衣裳走出屋来，手上拎着一件夹袄。她走到震海身边，轻声地：“别总是耷拉个脸，你不就是跟俺姐夫合不来吗？今儿去了可别露出来。”

于震海一言不发，闷头鏊磨。

于世章：“快去换衣裳！”

于震海进屋。

桃子走近于世章：“爹，早上冷，多穿件衣裳吧！”帮助老人穿

夹袄。

于世章：“按理，你爹过生日，我也该去，可我这残腿……你俩快收拾收拾上路吧，见了你爹妈替我捎个好。”

桃子：“哎，爹，饭菜都在锅里炖着哪，够你吃一天的，俺们下晚儿就回来。”

于世章：“别惦记我，多住几天。”

桃子：“爹，咱该买个猪崽了，费不了多少吃食。有鸡有猪才象个家哪！”

于世章高兴地：“好，买猪崽，借驴打滚的债也要买！咱要有鸡打鸣，有猪拱槽，要象个家。”他兴奋地从石条上跳到地下，把正在吃食的鸡，吓得四处飞奔。于世章追赶着鸡群，哈哈大笑：“我要叫孔秀才瞧瞧，是我于世章胜，还是你个杂种胜！我家要兴旺！我家要兴旺啦……”突然，街上传来锣声。于世章：“桃子，去把街门关上。”

桃子应声去关门，她伸头往外一望。

村街上走来一行人马，最前面是两个敌兵，每人扛着一根长杆，后面挂着一面旗子，前面吊着一面大锣，边走边敲，声音震耳。中间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敌兵，其中有六个刽子手，每人都赤裸着一条臂膀，抱着鬼头大刀，杀气腾腾地围着一个教书先生打扮的人。此人被反剪双臂，脸上、身上满是伤痕，背后插着一根亡命旗，上写“共匪孔志红”，在名字上面，点了个大红点。最后面是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孔显，身着军服，又矮又胖，他身边是佩短枪的护兵。

桃子被这伤痕累累的脸、亡命旗、鬼头刀、催命锣吓得急忙将门关紧，靠在门上。

于震海刚换了一半衣裳，从房里冲出，抓起门旁的石匠大锤，就往门口奔。

桃子吃惊地望着丈夫。

于世章厉声威严地：“震海！回去！”

于震海站住，脸绷得紧紧的，眼里燃烧着怒火。

桃子望着于震海的表情，感到一阵恐怖。

于震海强忍怒火，转身走回，当他走到门边时，抡起大锤将一块未完成的石碑，砸成数段。

催命的锣声越来越响，亡命旗、鬼头刀在桃子眼前交替闪现，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
七

桃子包着头巾，挎着山菜篮子，心事沉重地骑在小毛驴的背上。耳边催命的锣声，还在响着。

于震海身背褡裢，紧锁眉头，牵着毛驴。二人默默无语，走在去桃花沟的山道上。

路过龙潭口时，突然飘来一阵男人的哭声，二人寻声望去。

远处山间有一草庵，庵旁有一座坟。一个三十岁左右、衣衫褴褛的瘦弱男人，在坟边放声痛哭。坟前放着一块手巾，上面摆着几块煮熟的地瓜。

桃子下驴问：“谁？”

于震海：“冯痴子。”

桃子：“痴子？”

于震海：“是被孔秀才家逼痴的。他女人叫金子，临过门，叫孔显给糟蹋了，逼得跳进了龙潭，连尸首都没找着。”

桃子：“那坟……”

于震海长叹一声：“是几件金子的衣裳。”

桃子听着这凄楚的哭声和震海的介绍，眼里涌出同情的泪水，她撩开山菜篮上的红盖布，取出两个寿桃，望着震海。

于震海向桃子点了点头。

桃子慢慢地走到坟前，本想将寿桃递给痴子，但犹豫了一下，将寿桃放在坟前的手巾上。

八

张老三正往孔居任的茶碗里倒水，炕桌上摆着酒瓶和点心盒子。

这里是张家的蚕房，墙角堆放着养蚕的工具。

矮小、结实、略有些驼背的张老三，边给留着洋头、身穿白衣青裤的大女婿孔居任倒茶，边说：“居任，还是你日子过得红火呀！那个二女婿，是个石匠，桃子跟上他，得遭一辈子罪。”

孔居任：“石匠有的是力气，你要鏊磨，不愁没人啦。”

张老三：“这年头，没粮没米，鏊了磨推西北风！”

孔居任：“今天是你的大寿，别生气。”说着递了一叠钞票给张老三。

张老三接过钞票，望了望外屋，压低声音：“这，这叫我怎么说好呢！”

孔居任矜持地：“一个女婿半个儿嘛。”

张老三：“哎，你呀，顶一个半。唉，我原指望大儿子金贵在天津孔秀才柜上学几年生意，回来开个小商号，我站小柜台，就用不着起早贪晚滚山林子了。唉，没想到，金贵一去五、六年，一次也没回来看看。”

孔居任：“听说他在天津卫混得不错。”

张老三掂掂手里的票子，悄声地：“这可不能让菊她妈知道，那穷骨头不让我使唤你的钱。”说着把钞票塞在炕席下面。

孔居任：“她可真是强硬人。”

张老三：“强硬顶不住穷一辈子。当初于世章家打官司败落了，我说把桃子那门亲退了吧，她死活不依。哼！一辈子穷命。”他向外屋喊：“菊她妈，不等了，上酒吧！”

长脸盘、圆眼睛、精明利落的三嫂，走进里屋：“女婿没高低，哪有不等着一块坐席的理。”

张老三嘟囔着：“没高低，你就等着享你二女婿的福吧！”

三嫂坐在小凳上，边纳着袜底子边说：“生儿育女，压根儿就没指望享谁的福，把他们养大成人，俺就算尽到心啦！”

孔居任：“你老说的是。”说着递给张老三一支“红锡包”牌的纸烟。

张老三：“这贵重东西，你留着，我抽它燎嘴唇子。”他掏出旱烟袋和打火镰。

三嫂不时地望着窗外。

九

小毛驴沿山道缓缓前行，桃子和震海并肩走在前面。

桃子叮嘱地：“快到家了，见了俺姐夫，你可忍着点，别惹妈生气。”

于震海没有回答。

桃子转脸望着震海：“啊？”

于震海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正走着，桃子发现前面有熟悉的人影。

— ○

村口小河边。长长脸、细身材的好儿，和梳两根齐耳短辮的小菊在洗衣裳。

桃子的声音(画外音)：“好儿姐，小菊妹！”

好儿和小菊闻声抬头，喊着：“桃子妹！震海哥！”跑到小桥边，一阵亲热。

桃子：“菊妹，领你海哥先回家。”她挽起袖子，拉着好儿，到河边洗衣服去了。

小菊知道她俩要说悄悄话，就向她们耸了耸鼻子，领震海走了。

好儿和桃子姐妹俩，边洗衣裳边扯家常。

好儿：“大妹，你是不是喜欢得把俺们都忘了？”

桃子：“姐，看你说的，俺可想你了。”

好儿：“真的？”

桃子：“谁还诳你呀！”认真地，“俺要是说谎，就……”

好儿打断了桃子的话：“行了，好妹妹，姐也真想你呀！”她一阵心酸，掩饰地侧过头去，使劲地捶着衣服。

桃子同情地望着好儿。一阵自行车铃声惊动了桃子。她抬起头，见一推自行车的人正在过桥，桃子喊：“玉山哥！”

推自行车的是高玉山，穿长衫，留分头，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，自行车后面带了一摞书，一看就是个教书先生。他停下车子：“桃子妹。”

桃子：“回家呀？”

玉山：“今天礼拜，学堂没事，回家看看。你回娘家来了？”

桃子：“今儿是俺爹生日，都回来了，还有好儿姐。”指了指好儿。

高玉山转头看好儿。

好儿抬头看了一眼高玉山，又急忙低下头去，一失神棒捶砸在手指上。

高玉山掩饰地：“桃子妹，我先走了，过会儿去给姨父拜寿。”说罢推车走了。

桃子又蹲下洗衣服：“姐，俺知道你喜欢表哥，这都怪爹，图孔居任有钱。可……唉，爹也是叫孔秀才家的债逼的呀。姐，你如今成了亲，就把过去的事忘了吧！”

好儿流着眼泪，伤心地：“能那么容易忘了就好了！”说着一阵咳嗽，“唉，你姐夫这人，让我老摸不透，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？他总是黑灯瞎火出去，半夜三更回来。你说说，瞒着人能干好事吗？有这样做生意的吗？俺要不是为了苦命的妈，早就……大妹，这惊、这怕，我向谁说呀？”

桃子听着，勾起自己对丈夫的担心，疑惧。

好儿反而劝慰道：“好妹妹，别为我发愁，都怪姐不好，”她故意